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国家与市场

政治经济学入门



States and Markets:

A Primer in Political Economy

[美] 亚当·普沃斯基 著

郇菁 张燕 等译 / 王小卫 郇菁 校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国家与市场

政治经济学入门

*States and Markets:
A Primer in Political Economy*

[美] 亚当·普沃斯基 著

郦菁 张燕 等译 / 王小卫 郦菁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与市场:政治经济学入门/(美)普沃斯基(Przeworski, A.)著;郦菁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States and Markets: A Primer in Political Economy

ISBN 978-7-5432-1566-5

I. 国… II. ①普…②郦… III.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研究 IV. F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023 号

责任编辑 罗 康
美术编辑 路 静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译丛

国家与市场——政治经济学入门

[美]亚当·普沃斯基 著

郦菁 张燕 等译

王小卫 郦菁 校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207,000
版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1566-5/F·149
定价 26.00 元

中文版序言

我很荣幸此书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相信此书的主旨与当下中国甚为相关,下面我就来细述。

在所有的社会中,某些决策根据国家的制度以集中的方式作出,而另一些则由个人、家庭和厂商以分散的方式作出。国家是一种集中机制,强制经济行为人采取不同于自愿情况下的决策。由于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的决策可能是由个人、特定的集团或全体国民依照特定程序作出的,然而决策一旦作出,国家政策就具有约束力。相比之下,市场是一种分散的决策机制,由家庭和厂商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它们的决策并不一定是独立的,但它们仅仅通过个人的行动来影响他人的福利。

在分析一个经济体时,政治经济学家是这样思考的:首先,个体作为政治行动者用一系列机制表现他们的政策偏好,从表达观点、投票到贿赂甚至暴动;其次,国家采用约束个体的政策来最大化它的目标;最后,同样作为经济行为人的个体会在政策约束下选择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为。政治—经济均衡就是指这样一种国家政策以及个人作为政治行动者和经济行为人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当给定个人的信仰和他人的行动时,没有人愿意改变决策。与此均衡相关的是一种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式。

一个经济体只有在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时才能有效运作。即使是最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者 also 认为国家应该提供法律和秩序,保护财产权,执行契约,防御外部威胁。而由于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美,国家需要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而新自由主义者对于市场的自大情绪是毫无根据的：市场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配。即使政府和个体拥有同样的信息量，政府的某些干预无疑也会提高福利。

通过政治过程分配资源和市场的自由运作相异，不仅因为市场不一定有效，而且因为人们也许会通过集体决策来追求不同的目标，这不同于作为经济行为人的效用最大化目标。通过政治过程所表达的偏好和真正通过市场所实现的偏好，会由于分配正义的考虑而有所不同。由市场产生的收入分配取决于初始的资源禀赋，但在集体眼中却是不公平的。安全也是这种分歧的原因之一。市场不会也不能规避所有风险，因为在某些形式的保险中道德风险太高，而人们需要更程度的安全。团结也许是另一层原因。尽管正义、安全或团结都可能成为市场无法满足的集体目标，但并不仅限于此，美丽一样可能是合理的追求。因此国家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然而政治经济学的关键问题是，国家是否会尽忠职守并且不越俎代庖。当传统的经济学家还在问“国家还有什么可作为的”，政治经济学家则在问“什么样的国家会尽守职责不逾矩呢”。

本书要强调的就是，单一的“市场”和“国家”并不存在。市场和国家都是特定的组织形式。市场可能在完全度、竞争性和被放弃机会的信息度上有所不同，而国家则在有关公共政策的决策和监督执行上，以及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负责的方式上各异其趣。市场和国家的这些不同特征对总体的福利及其分配影响甚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国家”与“市场”之争，而是什么是促使个体以对集体有益的方式来行动的特定制度。

“经济体”是特定阶级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复杂关系的网络：包括管理层与雇员，所有者与管理层，投资者与企业家，政治家与官僚阶层。厂商、政府和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绩效依赖于规制这些关系的制度设计。问题在于，雇员是否有激励最大化其努力程度，管理者是否有激励最大化其利润，企业家是否有激励只承担良性的风险，政治家是否有激励提高公共福利，官僚们是否有激励执行政治家设定的目标。

制度是用来组织所有这些关系的，比如那些纯“经济”的关系，如雇员和雇主之间，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或者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的关

系;还有那些纯“政治”的关系,如公民和政府之间或者政治家和官僚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组织国家“干预”的关系,政府和个体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合理组织这些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是经济体有效运转的条件。

我的中心论点是,经济系统的运转有赖于国家和私人经济行为人之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设计。私人行动者必须因顺应公共利益而得益,反之而受损,而政府也一样。政府必须能够鉴别何时其干预能够提高社会边际报酬率,而且必须拥有能够有效干预的工具。然而政府自身必须有激励进行有效的干预,且当其违背公共利益时,政府也必须受到制裁。公民必须能够辨别政府的好坏,并对之实行恰当的制裁。最后,政治家必须想要并且能够控制官僚阶层,因为官僚往往不受大众制裁的约束。因此,在我看来,经济体中国家干预的效果如何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品质。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设计允许社会追寻集体目标的制度,从而使经济体中的政府干预成为可能,并使政府受制于大众的制约。

当然这些条件相当苛刻,很难同时满足。尽管历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但尚没有成熟的蓝图可以依循。以史为鉴并不意味着依样画葫芦。中国今日的机会在于创新,不仅在经济领域还有政治领域。中国不仅要创造推动发展的制度,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求,还要使民言政,以形塑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我希望此书能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一些有用的分析工具。

序言

“我期望研究，在我们所知的所有宽和的政府中，三种权力是如何分配的，并以此计算三种权力的自由程度。但我们不该穷尽学理，以致读者无可思索。关键在于启发心智而非被动阅读。”

——孟德斯鸠(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第四卷

此书由我过去在芝加哥大学及现在在纽约大学所作讲座的讲稿润色而成。全书基于这样的信念：政治学家若是不通晓些许经济学是无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曾经也是我的软肋。多年前，我在教授一门有关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课程时，只能得到这样的结论：无论是我们所研究的著作者们还是我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经济学知识来搞清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因此我决心啃下经济学这块硬骨头。在当时一位研究生迈克尔·沃勒斯坦(Michael Wallerstein)的帮助下，我一头扎入其中。结果是我把“马克思主义”从课程名称中抹去了；我发现还有许多其他关于国家的理论。当我深入学习经济学，特别是阅读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时，我发现同样有很多关于市场的理论。由此我得出结论：“国家”和“市场”必须被解构。这为现在的课程提供了动力。

我为有微观经济学和微积分基础知识的研究生开设此课程。此前的一个学生詹姆斯·弗里兰(James Vreeland)现在在耶鲁为高年级本科生教授此课程。我发表这些讲稿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其能为其他研究者所用。据我所知，很多政治学家在研究生阶段并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知识，他们忙于著述，但他们的内心总是思量着有朝一日要去“充电”。

在反复充电后——实际上我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充电上——我知道这并非易事。但事终可成,而这些讲稿也意在对此有所帮助。

本书的重点在于概念和工具,意在教导读者分析市场和国家,评价其功能。本书还为您准备了大量的文献,但没有系统评述。如果您希望深入研究,最好参看让-雅克·拉丰(Jean-Jaques Laffont)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的《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此书貌似可畏,但却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导论。还有阿伦·德雷泽(Allan Drazen)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有很权威的文献综述。而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则为您研究前沿问题提供了指导。

有些章节针对特定的概念或技术作了一般的介绍,而有些仅仅是代表性论文或著作章节的阐释。我使用数学只是为了说明理解具体发现所必要的一般性技术。当然,某些章节只是为针对经济学读者的书籍进行数学推导上的拾遗补缺。

每一章前面都有一个阅读书目。在进入每章内容之前,你至少需要略读一下书目,日后也要回顾。

有关必要的数学背景的提示:你需要微积分基础知识和一份勇气。我也发现一些隐瞒情况学习该课程的学生,虽毫无数学知识准备,但一样学得很好。他们更加用功,时常参考微积分课本。实际上课程中有很多反复之处,学生们可以在不断推演中学习。所以,尽管你开始时懵懵懂懂,最终你会发现微积分并非如此令人望而生畏。

目录

中文版序言/1

序言/1

第1章 导论/1

1.1 分权分配机制/1

1.2 集权分配机制/7

1.3 政治—经济均衡/11

1.4 本书计划/15

第一部分 分权机制/17

第2章 市场奇迹与市场失灵/19

2.1 阅读书目/19

2.2 引言/20

2.3 瓦尔拉斯市场/20

2.4 市场失灵/28

2.5 结论/39

第3章 不完全市场,不完美信息/41

3.1 阅读书目/41

- 3.2 引言/42
- 3.3 市场不完全性的原因/42
- 3.4 市场缺失的后果/45
- 3.5 结论与启示/52

第4章 委托—代理框架/53

- 4.1 阅读书目/53
- 4.2 引言/54
- 4.3 预备知识/54
- 4.4 分析/62
- 4.5 结论/71

第二部分 集权机制/73

第5章 国家/75

- 5.1 阅读书目/75
- 5.2 引言/76
- 5.3 强制需求:利益结构和服从/78
- 5.4 国家类型/81
- 5.5 国家的结构/88

第6章 政府和私人部门:规制/93

- 6.1 阅读书目/93
- 6.2 引言/94
- 6.3 规制的一般模型/96
- 6.4 委托人的道德风险/100
- 6.5 内生的规制/103
- 6.6 规制俘获/108
- 6.7 竞争的利益/112
- 6.8 金钱与政治/114
- 6.9 附录:不完美信息下的最优规制/116

第7章 政治家与官僚:监督/123

- 7.1 阅读书目/123
- 7.2 引言/124
- 7.3 监督难题/125
- 7.4 公共权力的政治运作/129
- 7.5 权力制衡/131
- 7.6 孤立的官僚机构/136
- 7.7 结论:政治和行政/138

第8章 公民和政治家:代议制/141

- 8.1 阅读书目/141
- 8.2 引言/142
- 8.3 选举责任模型/144
- 8.4 选民对政治家的控制/147
- 8.5 结论/151

第三部分 国家与经济/153

第9章 政府与经济增长/155

- 9.1 阅读书目/155
- 9.2 增长机制/156
- 9.3 最优增长/159
- 9.4 政府与经济增长/161
- 9.5 经济增长的政治学/165
- 9.6 附录:巴罗(1990)模型的部分推导/171

第10章 政府与再分配/175

- 10.1 阅读书目/175
- 10.2 引言/176
- 10.3 平等偏好/176
- 10.4 再分配的实证理论/180
- 10.5 民主与效率/192

第 11 章 政府与保险/ 197

11.1 阅读书目/ 197

11.2 福利国家存在的理由/ 198

11.3 风险共担与福利国家/ 200

11.4 强制保险的内生供给/ 203

第 12 章 结语/ 206

阅读书目/ 206

参考文献/ 209

术语对照表/ 216

译后记/ 217

附录三

附录四

附录五

数学的表示和直角的合

苹果和梨的组合。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初始禀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对所有的苹果和梨的组合排序，这样你就可以区分是否偏好其中的一种特定组合或者说对你而言，各种组合是无差异的。

第1章

导论

设想在你的班上的每个同学都有一些苹果和梨作为初始禀赋。你们中的一些人更喜欢苹果；另一些人更喜欢梨。你们每人可以用偏好关系来给所有的苹果和梨的组合排序，这样你就可以区分是否偏好其中的一种特定组合或者说对你而言，各种组合是无差异的。

1.1 分权分配机制

设想在你的班上的每个同学都有一些苹果和梨作为初始禀赋。你们中的一些人更喜欢苹果；另一些人更喜欢梨。你们每人可以用偏好关系来给所有的苹果和梨的组合排序，这样你就可以区分是否偏好其中的一种特定组合或者说对你而言，各种组合是无差异的。

例如，对于七个苹果六个梨与六个苹果七个梨，你更喜欢前者，因此 $\{7a, 6p\} > \{6a, 7p\}$ ，这里 $>$ 代表“偏好大于”。同理，七个苹果六个梨的组合与四个苹果和十一个梨的组合，对于你并无差异，因此 $\{7a, 6p\} \sim \{4a, 11p\}$ 。你的偏好同样可以用效用函数 $U_i(a, p)$ 表示出来，在以上两个例子中都是递增的。如果 $\{7a, 6p\} > \{6a, 7p\}$ ，那么 $U(7a, 6p) > U(6a, 7p)$ 。如果 $\{7a, 6p\} \sim \{4a, 11p\}$ ，那么 $U(7a, 6p) = U(4a, 11p)$ 。效用仅仅是你或者第 i 个人对某一特定组

合的价值所标示的数值。

现在设想一下你通过与别人交换,而从苹果和梨的消费中实现效用最大化。一旦交换完成,而不是在交换之前,你才吃掉你拥有的苹果和梨。

如何组织交换过程呢?设想我们采用如下做法:

(1) 你们每人都将苹果和梨放在桌上。接下来,会响起铃声,你们每人拿走你们想要的苹果和梨,然后离开这个房间。

会发生什么事?显然是打斗。最终分配结果是什么?霸道的人会拿到更多,并会出现受欺凌者。

这种分配机制是“市场”吗?它根本不像是一个市场,因为人们掠夺,使用暴力,而不是自由交换。没有什么能保护你的初始禀赋和分配结果:只有你强壮的肌肉和敏捷的身手。但要注意到这是一种分权机制:人人都独立行动。而且,分配过程完全自由: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

结果却很糟糕。一些人将会受到伤害。如果存在某种和平的方式也能得到同样的分配结果,就可以在不使其他人受损的情况下,让一些人的状况得到改善(不被打得鼻青脸肿)。因此,如果人们不喜欢被打,则最终结果是无效率的:可以不使其他人变坏,而某人的情况变好。而且,可能强者得到很多而弱者一无所获,不论这看起来如何不正义。甚至于最模糊的道德直觉也告诉我们分配应该与诸如努力或需要等相联系,而不仅仅是生来体格强壮的好运。它必须是公平的。因此,这不是一个好的分配方式。

(2) 设想我们用另外的方式进行分配。所有的苹果拥有者可以用其苹果换一些纸条,纸条上写明了明天拥有梨的人愿意用以交换一个苹果的梨的数量。因此, i 给 j 一个苹果,而 j 给 i 一张写着 p 的纸条: j 明天愿意支付的用梨表示的价格。

让我们审视一下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最终的分配结果是什么?显而易见,答案是不会发生任何交易。最终的分配结果将与初始禀赋相同。原因在于:如果发生了交易,那么对 j 而言,明天履行承诺将不符合其利益。因此,该承诺是不可信的: j 也可能会在纸条上写下某一数字“ p ”,但他不会履行其承诺。这样一来,如果 i 了解到 j 不会履行其

承诺, i 就不会让渡其苹果。

注意这种机制看起来更像一个市场。现在可以发生交易行为。但缺失了某些东西, 准确地说, 是执行机制。事实上, 关于明天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试想它们将在随后一个小时, 或随后一分钟, 甚至是随后一秒钟发生。最终, 苹果与梨的交换几乎同时发生: 问题仍然存在: 谁将首先从梨和苹果上放手。

最终分配结果是好的吗? 我们规定 i 拥有 $\{3a, 2p\}$ 但希望有 $\{1a, 3p\}$, 而 j 拥有 $\{1a, 2p\}$ 但希望有 $\{3a, 1p\}$ 。因此, 如果 i 能够给 j 两个苹果, 来交换 j 的一个梨, 他们两个人都将更幸福。由于初始禀赋仍可改善, 但在这种分配机制下, 不会发生任何交易, 因此最终分配是无效率的。因此, 这种“以承诺梨交换苹果”的机制是自由且分权的, 但从其导致无效率的分配结果来看, 却不是好的分配机制。

(3) 还存在另外一种方法。假设某人有能力迫使拥有梨的人与出售苹果的人按照纸条上的数量进行交换, 这个人能够而且愿意这么做, 因此协议数量与真实的梨同等。而且, 为了让交换更便利, 其他人也可以写下承诺用以交换梨的苹果数量的纸条。

结果将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需要回答下列问题: 交易过程会停止(达成交易)吗? 这个班上有很多同学, 每个人都拥有特定的初始禀赋。现在 i 以两个苹果换一个梨的价格向 j 出售苹果, 但 k 过来了, 他提出要用三个苹果换取一个梨的价值买 i 的梨。设想一下, 给定 i 所拥有的苹果数量, 他为了三个苹果会愿意放弃一个梨。那么 i 会将苹果出售给 k 。情况与此类同。如你所见, 交易完成问题并非微不足道。然而你从微观经济学课——我们将在下一章补习这方面的知识——知道会达成这个交易。它将达到这样一个均衡的分配结果, 即没有人再愿意做任何交易。

这个均衡是什么状态呢? 首先, 从交易中可获得的所有潜在收益都已经穷尽: 没有人能够从继续交易中获得收益。第二, 没有人能在不使其他人状况变坏的条件下让自己变好: i 能增加其效用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其他人的效用。最后, 假设我们进行一个关于是否改变均衡分配的投票, 那么至少有一个人会投票反对改变它: 在要求全体一致的条件条件下, 这种分配结果不会被改变。这三个条件是等价的, 并且它们充

分地描绘了帕累托或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意义上的效率。

注意我们已经悄悄运用了一些假设条件。一个是在交易过程中没有人吃掉自己的水果。假设你们将在达到均衡分配前享用水果,就改变了最终的均衡状态,你们其中的某些人将为消费的水果付出更多或更少的代价。你可能已经消费了你用两个梨换来的一个苹果,而此时可能有人愿意以一个梨的价格卖给你苹果,那么你就可以消费更多的苹果和梨了。这里我们假设交易是没有成本的,也就是说,没有交易成本。

第二,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具有完全信息,并且每个人所知道的都一样。设想一下,那些梨并不是一样的——一些已经腐烂——而只有卖者才知道梨的质量如何。那么你就会怀疑那人是否真愿意用较低的苹果价格卖给你梨,这可能是因为她知道梨的质量差。你可能就一点都不愿意购买梨了,那么最终就可能不存在梨的市场(Akerlof, 1970)。

假设现在这些假设都成立。我们知道均衡分配结果是帕累托有效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该机制产生的分配结果就是好的呢?在此例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初始禀赋和均衡分配分别是:

$$i: 3a, 2p \Rightarrow 1a, 3p$$

$$j: 1a, 3p \Rightarrow 3a, 1p$$

但假设初始禀赋不同,并且这导致不同的分配结果:

$$i: 2a, 2p \Rightarrow 0a, 3p$$

$$j: 2a, 2p \Rightarrow 4a, 1p$$

那么这些均衡分配结果能够用帕累托标准进行比较吗?因为在两式中效用函数都是递增的, i 的状况在初始条件下要好于修正后的:她拥有同样数量的梨但多一个苹果。但 j 在新的条件下状况更好:他拥有与初始条件下同样的梨,但多了一个苹果。因此, j 更好了,但 i 却变糟糕了。帕累托标准不能用于比较这两种分配:否则将不会发生交易行为。但每一种不同的初始禀赋导致一个不同的均衡分配,并且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比另外一个帕累托更优。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评估这些不同的状况,需要用其他标准。例

如,我们可以考察其中一种状况下,社会总消费或总效用是否大于另外一种状况。在第一种情形中,我们可以用函数 $W(C_i, C_j)$ 作为标准,这里 C 代表消费,因此

$$W(C_i, C_j) = C_i + C_j$$

根据这一标准,使总数大的分配方式要优于使总数小的方式。由于我们不生产任何东西,而且在交换中不损失任何东西,在两种状态下,总消费是相同的,因此这一标准不起作用。但是,即使不同分配方式的总消费也有差异,在消费价值对不同个体可能不同的批评面前,这种标准也很脆弱。

因此,我们只有用总效用,这是经典的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的功利主义方法。这种标准是函数

$$W(U_i, U_j) = U_i(C_i) + U_j(C_j)$$

在我们所举例子的条件下,如果

$$U_i(1a, 3p) + U_j(3a, 1p) > U_i(0a, 3p) + U_j(4a, 1p)$$

或

$$U_i(1a, 3p) - U_i(0a, 3p) > U_j(4a, 1p) - U_j(3a, 1p)$$

时,初始状态要优于修正后的状态。

如你所见,要做这种评估,我们必须比较 i 和 j 的效用,这即使有可能做到,也很困难。效用 U 是与个人关联的数字, i 可能给其差异定为 3 但也可能定为 102,那么我们如何能区分 i 的差别要大于 j 的呢?而且,由于在 $\{1a, 3p\}$ 和 $\{0a, 3p\}$ 间, i 更偏好前者,如果我们问 i 她的效用值的差别时,她可能会说“1000”;她会在战略上显示出其偏好。因此,这也不是一条有前途的途径。

那么用平等标准来比较这两种分配结果呢?这是一条好标准吗?请注意,在我们的例子中,绝对平等的均衡分配并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将通过交易偏离平等的禀赋。结果平等主义确实有其支持者。但即使我们是平等主义者,也必须问:这是什么涵义上的平等?(Sen, 1992)。